

惊神关小刀（下）

第二十一章 练邪功老妖转性

对于小刀种种反应，安盈盈总是含笑于心，自从上次受伤，小刀并不嫌弃，她整颗心交给他，只可惜年龄相差太大，她知道不会有结果，尽可能维持现状吧！否则越陷越深，对双方都不好。

潜行中，五人已躲入安盈盈前任丈夫住处，此亦是小刀租屋之地，方进门，竟然有了回家感觉。然而这感觉甚快被任务心给取代。

五人进入大厅，立即开始讨论对策，既知外头戒备颇严，看来只有等晚上再动手了。

安盈盈说道：“夫人的玉佩放在揽月楼，那是在东后院，咱从东后门进入较快吧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炸了那条秘道实在可惜，否则一通即达……”

七绝剑手之一叫江平者说道：“或许可开挖，师爷不是已挖出圆洞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是往上挖，可惜秘道尽头及中间全垮了，挖它根本太慢，想点别的法子。”

叫石军的七绝剑手道：“或许可换成师爷手下混进去。”

关小刀眼睛一亮：“这倒是好方法，咱五个人正好一班，只是，衣服何处取？”

石军道：“侍卫队亦非只住在师爷府，只要四处转转，自能找着。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那就转吧！”

于是除了安盈盈留在家中之外，小刀和七绝剑手三人随又找着机会，潜向街巷，果然发现侍卫队人员亦有租屋现象，立即潜入窃取衣衫，一连潜了三家，已取得足够衣衫，遂返回，五人随即换上灰衣带黄边的侍卫装，除了安盈盈稍觉过大之外，一切还算合身。

数人相视解嘲一番之后，已静默等待。

是夜二更，五人立即往神宫东侧门潜去。

及至东侧门，虽有守卫，却是散兵两个，见及五人同行，还以为是查哨者，登时惊慌立正站妥，倒惹得五人暗笑于心。

关小刀故意问道：“有无状况？你们挺认真，守得很好。”

守卫连连承笑：“没状况，一切无异。”

小刀眼睛一瞄侧门，两人立即开启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小刀再次道声“很好”，淡淡笑声中大概表现出将来有赏之意，守卫又自拱手，陪笑不断，方始把人送去。

待大门关闭后，五人暗自窃笑，原来神剑宫看来是守而未严，师爷虽下令，但侍卫队一向懒散惯了，若非真是亲信，谁又会尽心尽力？

发觉此点，五人更大步行去，或有另外队伍擦肩而过，只点个头打招呼，谁也不想理谁，如此守备，堪成一绝。

有人更发牢骚说道：“都已是空城，还守什么？”可听出一干守卫之心声。

五人心头笃定不少，待行过三哨守卫之后，揽月楼已在望，红瓦白墙依旧，只是人去楼空，显得几许沧凉。

此处并未派出守卫，只是仍有灯光，倒让五人感到疑惑，于是小心翼翼潜往里头，偶而传来女人声音，安盈盈已自嘘气：“是丫环，她们可能在等夫人回来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猝见一道青光从楼梯暗处射来，七绝剑手轻喝，挑剑封去，锵然一响，剑光立即错开，安盈盈本叫不好，忽见那人，惊喜道：“是你？凌东鱼，住手，我是安盈盈啊！”

凌东鱼原是夫人贴身护卫，虽然夫人一去不返，他仍忠心耿耿守在此，且不让侍卫队入侵一步，或许师爷仍因迷恋夫人而未侵犯此楼，她方始无事至今。

忽闻声音，凌东鱼怔愕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
关小刀自也认得他，踏前一步说道：“我是关小刀，她是安盈盈，夫人派我们来取东西。”安盈盈把罩脸黑巾拿掉，虽仍带伤，凌东鱼仍认出，惊喜道：“果真是你们，夫人可好？”

安盈盈道：“她很好，待会儿一起走，时间不多，我得取一样东西，丫环可在凌波居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她们在莲香阁，不会惊动她们。”

安盈盈颌首：“我这就去取。”说完，径自登楼而去。

凌东鱼则收剑，礼貌肃客：“坐吧！”

关小刀想坐，随又笑道：“算了，我们是偷溜进来，还是别坐的好，司徒昆仑呢？上次一战结果如何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他和公孙白冰足足斗了一天，结果公孙白冰半招之差落败，师爷也累倒，没杀他，公孙白冰才能离开神剑门，是他手下四大护法把他架走的，两人同是不服，相约下次再战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可惜没宰掉任何人……公孙白冰可中毒？”

凌东鱼摇头：“不清楚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是了，中阴阳之毒，根本不可能立刻发现。”

若以常理，跟师爷打斗，该被下毒，但公孙白冰亦有刀枪不入之能，能否拒毒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凌东鱼道：“师爷败走公孙白冰后，突然发现你们不见了，大为光火，誓必杀你，随后发出金令，要抓你们回来，他倒是发现你们出现过三泉镇，是往北走，不过到现在仍无眉目，没想到你们倒自动回来了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风水轮流转嘛，他对你们如何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可能还没想到要整我们吧，最近他一直未再露面，似在养伤。”

关小刀目光一亮：“他受伤了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至少曾脱力过。”

关小刀则邪邪笑起：“他是否变得不男不女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我没看过，不过侍卫倒是有不少人谈论此事，师爷当真会变成女的？”

关小刀讪笑道：“大概吧，他在哪？我很想念他。”

凌东鱼道：“一直守在秘牢。”

“秘牢？”关小刀一愣：“他怎会？”

凌东鱼道：“如若练功，秘牢正是最佳地点。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这倒是了，我还以为他一直念念不忘呢！”

说话间，只闻楼梯传来声响，安盈盈已自欣喜奔回，手抓一块玉佩，欣笑道：“玉佩在此，可退了。”

众人目光瞧去，关小刀特地接过手鉴定一番，始点头：“是真品。”

交还安盈盈，道：“你先把玉佩送回去，我去办点事。”

安盈盈一愣：“你娘不是特别交代只准办玉佩之事吗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只是偷偷望一眼司徒昆仑是否真的变成女的，如此而已，只偷望一眼，根本不必现身，不碍事吧！”

安盈盈瞧他如此来劲，无奈一笑：“看一眼倒也罢了，别被他迷去才好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不会，一定不会，你们到外头等，我马上回去。”

安盈盈道：“事情轻重，只有你定夺了，我们是拦不了你。”

瞧及关小刀老是笑出暧昧脸容，她无可奈何，转向凌东鱼：“一起走吧！”

凌东鱼摇头：“夫人既然安全，我便守在此，免得她回来，一切混乱，何况我若突然失踪，司徒昆仑未免起疑，说不定会大肆报复。”

安盈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随你了，就此告退。”

她和三剑手拱手拜礼，准备潜退，复又回望小刀一眼，总是叮咛他小心为是，关小刀大打包票，安盈盈始和三剑手潜走。关小刀落个轻松，自动告别凌东鱼，倒是大胆天生，一路直取秘牢方向。

转过武天坪这昔日战区，已见及偌大且以石块堆高的练武坪，此时已被打得七零八落，直若沙石堆，其中散置不少断刃残棍，甚且见血痕，可见当时战况之凶猛。

凭吊中，轻轻一叹，遂又潜往秘牢，及至近处，忽见十名守卫密不透风守着出入口，瞧他们两眼炯炯有神，可非一般守卫，关小刀已不敢靠近。

他想守卫既然如此慎重，司徒老贼该在里头，只是该如何方能一睹其庐山真面目？

想来想去，只有引虎出山一招吧！

于是他又退至附近厢房，但觉四处无人，突地猛喘大门，喝着：“不好啦！公孙白冰又来了！”

此声一喝，简直风云变色，四处猛传来兵刃落地声——大概全在偷懒打盹，一时被吓醒所致，忽又喝来：“人在哪？”

“在西厢院！”

霎时脚步疾奔，甚且绘影绘形喝着：“公孙白冰在哪里！”一群人装模作样东追西赶，倒把神剑宫城哄得热闹滚滚。

关小刀则躲回秘牢附近，安安稳稳窥探一切。

喧闹声果然传至这头，十名守卫已紧张兮兮抽出长剑，四面警戒。

秘牢里头突地传出冷沉声：“发生何事？”

守卫回答：“有人喊公孙白冰又来了。”

“公孙白冰？他敢！”

话方说完，猝见秘门一开，一道橙黄快影闪出，果然是司徒昆仑。然而关小刀乍见他，不免失望。

司徒昆仑根本仍是灰发灰眉，甚至连胡子都长了出来，哪曾是脱胎换骨模样？充其量，也只不过是声音较尖锐罢了。

关小刀甚是不信，可是再怎么瞧都瞧不出明堂，实是失望透顶。

司徒昆仑狂笑一声，人影一闪，上了屋顶，再一闪身，直没杂声处。

关小刀却愣在那里百思不解，司徒昆仑明明已灰发脱尽，胡子掉光，怎会突然又长出来？那头发是怎么长的？相隔不到十天，就已满头灰发！

他不信，直觉是司徒昆仑为了掩饰突如其来变化，弄了顶假发假胡子，否则天底下岂有长得如此快速的毛发？

想通此点，兴趣不由又来，心头更形谄喜，忖道：“他既然想装饰，自必对自己变化感到恐慌，那他该真的变成女人了。”

他想，长相变化虽妙，若再长出胸脯，那岂非更妙？于是又满怀希望待在原地，准备再探究竟。

四处喧闹之声不断传来，然而司徒昆仑喝声更炽，他老叫着“人在哪？”，“公孙白冰有种出来！”，“谁说公孙白冰潜来？”喝声中，根本无人回答。

在师爷亲自出马之下，守卫如见煞星似地，见人立即噤声，不敢答话，不敢喝喊，未久，神剑宫复又恢复沉静，只有师爷不断喝叫：“人在哪？根本没人对不对？根本是你们看走眼，可恶、笨蛋！”

猛地一掌击毙两个倒楣鬼，吓得其他人面色铁青，师爷复喝：“散去，再乱喊，要你们狗命！”

守卫纷纷躲命去了，师爷为之得意狂笑：“你敢再来，我要你好看！”

狂笑越来越近，天马行空一掠，复又落于密室前头，他冷目四下搜寻，似想发现什么，关小刀立即掩身，以免被发觉。

师爷冷目扫后，邪邪一笑，道：“认真守着，不准鬼叫！”

说完径入秘牢，铁门一带，背影顿失。

关小刀二次瞧及，仍是同样面目，不禁失望，眼看司徒昆仑已躲回密室中，想引他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，难道此行就此无功而返？

他想再喊叫，可是那群被吓坏的守卫会跟着起哄吗？答案几乎是不可能，看来这一趟得不到什么收获了，且等下次再说吧！

正待要抽身离去，忽闻北边传来叫声：“有刺客，失火了！”

关小刀一愣，莫非另有人马入侵，尚未想及，失火之声更形急切。

北方果然蹿起火苗，不算大，却甚是显眼，守卫霎时骚动，不敢喊刺客，若让刺客跑了，什么证据都没有，可能会遭罚，但火势已起，证据确凿，他们终于放声喊来，至于该不该救火，且看看反应再说。

关小刀心念一闪，司徒昆仑可能二度出关，于是复往秘牢瞧去，果然铁门再次开启，司徒昆仑哇哇大叫，凌空一掠，直射屋顶，嗔骂着何人如此大胆，追向燃火处。

那头霎时乱成一团，救火者，搬东西者，提水者混杂不堪，叫声更是急炽。

关小刀心想待在这里根本瞧不出司徒昆仑庐山真面目，倒不如潜去那头看看，说不定老妖人因救火而烧掉假发，抑或用力过猛，胡子掉了，自能现形，若真的再看不到什么，只好找机会开溜便是。

想定之后，他始潜身复往北区摸去，转了两处厢房，几处庭院，已抵一处回廊，斜角望去，已见那似乎是厨房后边之柴房着了火，大堆人正在抢救。

他颇失望：“是柴房着火？”

总觉得烧得不过瘾，但想及此乃神剑门，未来仍是门主住处，不禁换来庆幸，但觉矮处瞧之不够，遂潜掠屋顶，藏于檐角处，如此一来，果然瞧个全貌。

正瞧几眼，突又觉得不安感觉上身，猛一回头，竟然见着十丈开外那最想见又最不愿见着的灰发老头司徒昆仑，吓得他唉呀叫糟，猛地冲往地面，想逃之夭夭。

司徒昆仑哈哈怪笑：“来了还想走吗？”

身形如电，猛切下来，刹然欲逮小刀后衣领。

关小刀直叫苦，猛地冲窗破穿里头，司徒昆仑如影随行穿追进去。

关小刀喝着：“看炸！”抓来里头毛笔当雷管轰来，司徒昆仑惊喝，倒射出窗，身上却被墨汁甩黑，气得他哇哇大叫，再射进去。

关小刀则已破窗而出，没命飞纵百丈屋顶，岂知司徒昆仑武功太高，方自追去，但一转折，照样掠追过来。

眼看猎物已近，司徒昆仑哈哈再笑：“你逃不了，既然来了，咱好好谈！”

关小刀岂肯认输，猛又拖展千斤坠，破瓦撞入厢房，想如法炮制，得以闪逃。

方自落地，但见左右皆窗，猛发掌打向左窗，身形则从右窗撞去，岂知铛地闷响，他唉呀一声滚跌地面，抱着脑袋叫疼。

后头却传来司徒昆仑讪笑声：“你逃不了，这房门全是铁铸的！”

“铁铸的？”

关小刀猛地往门框敲去，卡卡硬响，不是铁条是什么？复往左窗望去，窗纸已破，框条仍在，他苦笑不已：“这是什么房间？怎会是铁铸的？”

司徒昆仑慢慢飘身落下，笑道：“这是禁闭房，随时用来关顽劣门徒用的，你撞得好……”

“准”字尚未说出，关小刀猝又发难，碎瓦片猛往他眼睑打去，喝着：“我不信撞不开！”猛又往铁窗撞去。

司徒昆仑本可一掌打掉瓦片，但闻对方欲撞门，乐得哈哈谑笑，故意退闪远处，想看好戏，关小刀果然撞向铁门，然却以肩侧斜撞较高处，趁着反弹力道，猛又破瓦而出，并喝着“老乌龟你上当了！”

顾不得头疼，猛往火堆掠去，心想混入人群中，或能用脱这老狐狸。

司徒昆仑被耍，气得哇哇大叫，恼羞成怒喝道：“饶你自由，你倒耍起小流氓！”

气极一吼，人若冲天炮，轰破泰半屋顶，忽见小刀人影，竟如电闪，一闪连闪再闪，似若吸铁，猛吸向关小刀背面，伸手一探，硬是抓住对方衣领。关小刀唉呀惊叫，赶忙脱衣再逃，司徒昆仑运劲一抖，衣衫猎猎作响，撕化成一条长带，猛卷小刀腰际，再一抖抽，如鞭似地把小刀给卷了回来。关小刀闷疼苦叫要糟，想运劲破去长带，却抵不住对方罡劲，始终破之不去，硬被卷到老妖怪面前，他猛装笑脸：“师爷好功夫，实是天下无敌，小的甘拜下风。”司徒昆仑闻言，立即哈哈大笑：“亏你还记得我是谁！”关小刀笑道：“当然记得，属下早就以你为偶像，怎会忘记。”“既然以我为偶像，怎还想逃？”司徒昆仑讪笑斥道：“要不是我设计放把火，可又被你溜了。”关小刀一愣：“那火是你放的？”司徒昆仑哈哈再笑：“不然，你以为天下人都是呆子？”关小刀不禁苦笑，这斤斗实是栽得不轻：“你又怎知我来了？”司徒昆仑道：“公孙白冰已被我整得脱力不堪，哪还可能前来，你的喊叫，分明有诈，而且我一听声音，就怀疑是你，果然没错。”想及得意处，复又哈哈狂笑起来。关小刀栽得莫名其妙，只能苦笑于心，照此看来，司徒昆仑并未动杀机，他得好好找寻机会脱逃便是。为了逢迎，只有巴结直笑：“我猜的没错，师爷智慧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方才正是小的设计测验师爷智慧的花招。”司徒昆仑皱眉：“我的智慧还要你的测验？”关小刀笑道：“当然，我是天才，师爷是大天才，属下甚满意。”

“少给我油嘴滑舌！”

司徒昆仑冷斥：“留你不死，是要从你口中逼出胡三江下落，你以为你

多幸运。”

关小刀一愣，原来性命仍在危急之中，赶忙解释道：“三爷也走了？我怎会不知！”

司徒昆仑讪笑：“少给我装迷糊，明明是你把人救走，还敢说出这种话？”

关小刀急道：“师爷误会了，当时我已受重伤，只想找地方静养，好不容易养得差不多，立即回来报到，岂知却被您误会……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这番话，去向三岁小孩说去，走！”

拖着小刀，大摇大摆而去。

关小刀双手被缠，只能动脚行步，边行边急叫：“师爷要带属下去哪？”

“严刑拷打！”

“千万不要，师爷误会了。”

“那也得打过再说！”

“那就来不及了！”

关小刀一时心急，急道：“好好好，我什么都说，您快放我。”

“先还你铐我的债吧！”

拖人已太慢，司徒昆仑突然抄起关小刀，直掠屋顶，复见广场处，他未落地，凌空拔掠即纵，三数百丈，竟然一气呵成，功力之强，可想而知。

数纵下来，地牢已近，司徒昆仑喝着守卫看好四周，已带人掠入秘牢，径自走往那铁墙铁铐区，当时虽被司徒昆仑扯断三个，却仍六七副等着扣人。

关小刀忽见铁铐，苦笑不已，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打造的东西会用来铐自己？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

司徒昆仑一把扯断布条，推他往铁铐位置，边把铁铐扣得叭叭响，边谑笑说道：“滋味如何？当时你打造它可想到留来自己用？”关小刀干笑：“是想到这样倒是闭关的好方式。”司徒昆仑讪笑道：“足够让你闭一辈子，还不快说，胡三江他们逃到哪里？”关小刀道：“早就要说啦，他们已经北上出了紫荆关，大概躲入大漠去啦！”“鬼扯什么！”司徒昆仑斥道：“你是不是随便说说？”“我说的句句实话！”“不信！”司徒昆仑突然伸手戳向小刀胸口，疼得他冷汗直冒，尖声大叫：“明明就是，我说真话你不听，难道要我说假话吗？快住手，疼啊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又回来？”

“我还想活啊！”

关小刀急道：“我是回来要解药，你说要给的。”

“这倒是了，难道他们不怕死？”“他们不信毒药厉害，大约等发作就会回来了。”“到那时恐怕来不及！”“我也说过，可是他们不听，我也没办法。”“我看是你自告奋勇，想偷得解药，再分给他们吧！”“那也得偷得到手再说！”“嘿嘿，想偷我解药，谈何容易。”“快放手，疼啊！”司徒昆仑这才松手，冷笑道：“知道疼，下次还敢耍花招，我剥你皮。”

关小刀直叫不敢啦，暗暗嘘气，老狐狸似乎信了几分，暗呼好险。

司徒昆仑瞧着他，邪邪一笑，道：“好好的人不当，偏偏要跟我作对，实在不长眼睛，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愿意跟我？”

说话间已稍露媚态。

关小刀暗叫恶心，他只能点头说道：“当然愿意，您的返老还童、刀枪不入神功，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武功，小的还期盼你教呢！”

司徒昆仑满意一笑：“只要你听话，一定教！”

伸手勾向小刀下巴，笑的更媚。

关小刀复叫恶心恶心，急惊说道：“唉呀，师爷武功失效了？怎会长出白发还有胡子？”

司徒昆仑一愣，随又得意媚笑起来：“你喜欢我这样子还是比较年轻模样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废知，每个人都喜欢年轻，谁要老头子？可惜你变老了。”

司徒昆仑邪邪笑起：“我哪变老，这些全是假的，你想看我庐山真面目？”

关小刀稍愣，他当然想看，可是若对方真的变成女人之身，反过来非礼自己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心绪浮乱中，还是说声：“想看。”

司徒昆仑似得到鼓励，当下软声一笑：“其实我也意外，自己会变得如此年轻，你看了之后，千万要保密，否则我会杀你灭口。”

关小刀一脸正义，说道：“属下必守口如瓶。”

“这才够意思！”

司徒昆仑终于轻轻把假胡子给撕下，露出一张嫩白脸容，如若涂上口红，倒是半老徐娘，风韵犹存。

他复又把假发卸下，长出三寸黑发已被压平，像黑草皮往后铺去，如此一来，他整个人有若长了短发，且故意卖弄风骚的半老尼姑。

关小刀瞧得哇然惊叫，不是惊诧他变年轻多少，而是他那脸容、举止，几乎已近娘娘腔，和方才冷目大喝判若两人。

他终于相信阴阳魔功的确有颠倒阴阳之能，竟然把一个糟老头变成如此妖娆媚态的阴阳人，实是叫人拍案叫绝。

司徒昆仑不再装出低沉声音，恢复较偏女人腔调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为何会有此转变，也许是返老还童的必然现象，以前一直羡慕美女，没想到自己也开始美了，奇怪吧？心想事成，连我都讶异！”

关小刀哭笑不得，眼前这人除了风骚作态之外，若说美，恐怕天下已无丑女了，然而他又想，阴阳邪功是否会越练越美？答案倒是未知可否。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其实偶而当当女人也无啥关系，能施胭脂抹白粉，一乐也，只是一般人恐怕不能接受罢了。还好，这是过渡期，只要时间一过，自然会再恢复过来，我倒乐得暂时当女人，挺过瘾呢！”

关小刀暗自斥笑，要是永远变不回来，岂非一辈子要穿裙子肚兜？

司徒昆仑突然逼近关小刀，媚邪笑起：“你是我看过最精明，资质好，人又长得俊俏的男人，想不想跟我一样？如果你变成女人，一定美绝天下，想来直叫人怦然心动呢！”

关小刀但觉他靠近，身上传来一股狐骚复加脂粉混合之酸味，让人闻之欲呕，赶忙说道：“属下想学，但也得你教才行啊！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不错，我现在就想传你。”

靠得更近，开始伸手勾向小男孩下巴，似想媚力尽展。关小刀更恶心，更心急，干笑道：“这样铐着，不大方便吧！”“呃……”

司徒昆仑心念一闪，终于颌首笑道：“你说的没错，要学功夫，铐着是不行的。”

当下又把铁铐一一解开。

照他想法，凭小刀武功，根本逃不出他手掌，自是落落大方放行便是。

关小刀终于脱困，然而司徒昆仑立即纠缠过来，迫得他闷苦不已，心想若不想办法摆脱，情势自必不妙。

司徒昆仑媚态渐浓，笑声不断，道：“你也看过了，想学神功，可要脱去衣衫，你可愿意？”

关小刀窘声道：“愿意啊……可是我肚子饿了，能不能弄点东西？待我吃饱再说，你不方便出去，我去拿亦可。”

说完，快步想行往铁门。

司徒昆仑却拉着他，邪笑道：“等功夫练了，那什么饥饿也没啦！”

他竟然欺前，欲脱小刀衣服，吓得小刀直道不要，不行，仍阻止不了，干脆放声叫道：“来人啊，我饿了，送鸡腿来啊！”

直往铁门靠去，如若真的不行，看来今晚将失身矣。

司徒昆仑见他挣扎，越是兴奋，动作更快，刹然已脱去小刀上衣，吓得小刀脸色全变，尖急大叫：“来人，有刺客，师爷中箭了！”此语一喊，终见外头守卫惊惶开门，鱼贯而入。

司徒昆仑为之嗔怒：“没你们事……”

关小刀却把他压在地上，更大声喝叫：“快过来救人！”已压过师爷声音。

守卫似怕掉头，更是急切奔来，师爷已动杀机，关小刀猛运真劲，双拳猛打他眼睛，叭地暴响，任师爷刀枪不入，但突来眼睛被揍，仍感刺痛，一时暗黑不能视物，暴怒又起，双掌开打乱扫。

关小刀早就算着他会如此，猛地扑身往地上滑去，穿出第一道铁门，赶忙拔腿即奔。

师爷狂怒中挥掌竟然打中自己守卫，哇哇两响，一人重伤倒地，一人脑袋开花，当场毙命，他厉吼着：“关小刀你找死——”奋力追出。

关小刀使出吃奶力气，撞倒三数名守卫，抢着大门即逃。

忽见暗处传来声音：“小刀快过来！”

关小刀一愣，扫眼瞧去竟然是去而复返的安盈盈。

安盈盈本和三剑手躲在神剑宫外，一心想等小刀归队，岂知第一次闻及刺客公孙白冰，她已觉得不妙，不久复见北宫起火，她更是不安。

在等过一个更次之后，仍不见小刀回来，遂把玉佩交予三剑手，要他们找机会护送回去，三剑手自知她用意，表示一起行动，安盈盈却说门主夫人还等着玉佩救人，他们任务亦不轻，不必冒险，她只不过是去劝回小刀。

好不容易说动三剑手之后，她乃回到街道，找来大堆炸药，再次潜入神剑宫。却不见小刀踪影，打探之下，已知被擒，她则逼近秘牢，准备动手救人，没想到关小刀情急生智，复骗开铁门，撞了出来，安盈盈窃喜不已，立即现身招手。

关小刀乍见是她，又惊又喜：“你怎来了？”惊者，她来了，更添危机；喜者，有人相助，似乎多份机会。

安盈盈无暇回答，急叫快走，拉着小刀，直往暗处退去。

秘室那头突又喝声“哪里走！”司徒昆仑狂怒追出，眼睛还不太能视物，迷蒙见及人影，奇速无比掠扑过来，一掌即劈，足可开山裂石。

安盈盈喝地一声，手中雷管引燃丢去，一连三支，司徒昆仑目光仍花，不知厉害，顺手打去，正欲突围，轰轰轰，一连三响，炸得他倒跌十数丈，撞向墙头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极怒又反攻。

关小刀忽见炸药，欣喜欲狂：“你搞对了，我来！”

抢着炸药欲报私仇，安盈盈却急叫：“快退，炸不死他的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炸不死，也要炸得他脱层皮！”引燃两管，再次轰去。

如此炸药连两轰，炸得司徒昆仑东躲西藏，气得哇哇大叫，喝着手下弓箭侍候，猝见无数守卫闪动过来。

关小刀自知要糟，不敢再战，喝着守卫：“谁敢过来，炸死谁！”

守卫惧于炸药，未敢越雷池一步，安盈盈急叫快走，拖着小刀往高墙那头奔去。

一连数纵，好不容易奔至墙，眼看就要翻墙而出，猝见一道黑影穿墙而入，正是师爷第一护法黑青锋，他本在师爷府中，但闻爆炸声，自知不妙，立即赶来，果然逮住两人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一招强剑即暗袭关小刀要害，欲置他于死地。

关小刀此次全为盗取玉佩，根本未带大刀在身，此时受袭，惊诧中，猛地想以雷管挡去，然那雷管乃是纸制，根本抵不了利剑，硬被砍成两断，关小刀叫糟，猛一扭身退滚，刷地一响，利剑已刺中他肩头。

黑青锋哈哈大笑，利剑再抖，欲取其性命。

安盈盈见状，怎肯让心上人受困，猛地抽出腰际长剑，飞刺过去，想逼黑青锋引剑自救。那剑刺来，果然逼得黑青锋回剑欲救自己。

然而她却忽略最可怕敌人司徒昆仑，在两人无法使用炸药之际，怒狂厉笑，人若闪电，奇速无比扑打过来：“贱人！又是你！”

他原对安盈盈有所染指之心，然而自从练了阴阳真经，脸面起了变化之后，已渐渐对女人起了争风吃醋似的反感，复又想及几次受安盈盈奚落，不禁杀心大起，一对上手，即是残忍无情。

安盈盈只顾救心上人，一剑刺去，复背空门全露，复见强影冲来，已无力回天，暗道一声完了，那强掌劈至，砰然暴响，在左腰背中掌，她暴吐狂血，身如弹丸撞向墙头，奄奄一息。

关小刀见状，吓得疯狂，厉吼安姐姐，突来神力，打得黑青锋倒跌撞退。

关小刀想扑抱安盈盈，司徒昆仑却快他一步，抢抓安盈盈于手中，一掌高举天空，哈哈谑笑：“你喜欢这贱人吗？下跪，舔我脚趾，我就放人！”

关小刀泪水溢流，愣在那里狂吼：“不要杀她！不关她的事

……”安盈盈回光返照似地，勉强挣扎逼出只字半语：“快走……”嘴角血丝仍流。

关小刀更急：“快放人，我跪便是！”

当真下跪，爬了过来，想要回安盈盈。

司徒昆仑瞧他下跪，更自哈哈狂谑大笑，复又厉吼：“你爱她吗？你爱吗？你爱的人，我就杀她！”

竟然狠抓安盈盈大腿，猛扯一块血淋淋肉片起来，捏在手中玩耍，安盈盈无力叫痛，只不过再闷哼一记，还是急叫小刀快走。

关小刀却已涕泪纵横，双目欲裂，厉吼着：“你这畜牲，恶魔——”扑身上来，争抢安盈盈。

司徒昆仑仍自厉笑：“抢什么？抢个死爱人回去何用？你要她贱身体，给你便是，脑袋留来当球踢！”

“你敢——”

关小刀没命攻击，司徒昆仑笑得更谑更狂。

安盈盈被扯疼，突然拚命尖叫“快走——”拚出一股劲道，张嘴即咬老妖耳朵，司徒昆仑厉叫，想甩她，却甩之不掉，急怒双拳猛打她胸腹，安盈

盈就是不放嘴，拚着齿缝叫“走”声音却是呜音，她回光返照地双手并用，往腰际抓去，那似乎是所剩炸药。

司徒昆仑见状更急骇，争着想抢炸药，安盈盈就是不放手，怒牙再咬，任那司徒昆仑刀枪不入，如此仍抵不了拚命女郎牙关，或而该说被炸药吓得忘了运功抵挡，一只右耳竟被活生生咬下来。

司徒昆仑厉叫如猪，还是抢炸药，安盈盈吐掉耳朵，怒声再叫：“快走——”猛又往炸药吹去。

司徒昆仑欲甩开她，她却紧抱过来，死不放手，张嘴仍往炸药吹去，还是喝叫小刀快走。

关小刀哪听得进去，他伤心欲绝，拚命踢打老妖魔下裆、要害，可惜完全无功，但见安盈盈拚命，他更是心如针刺，没命抢救。

然而，突地安盈盈把束在炸药上的火摺子给吹燃，顿时引燃引信，安盈盈复吼：“快走！来生再结缘，我根本活不成了！”

眼看小刀还在痴呆拚命，奋力一脚把他踹开，同时推倒司徒昆仑，猛地滚向远方。关小刀骇绝想叫，轰地一响，司徒昆仑撞退倒地不醒，安盈盈却早被炸得肢离肉碎。

关小刀悲恸欲绝，泣叫着安盈盈，想去抓那飞散肉片，却哪能抓得了什么？

他已不知想逃，只想抱住安盈盈，可惜只能凭空想象，他几乎快崩溃得变成疯子，嘴中喃喃念着盈姐盈姐。

此时见着爱人如此惨烈牺牲，就连心性冷残的黑青锋都愣在一旁，一时不知此时出手杀人，正是最佳时机。

忽见三道黑影掠来，正是三剑手，他们早在附近等候，准备天亮才走人，然而不到两刻钟，已闻安盈盈叫声，遂急急赶来，谁知仍慢了一步，眼看现场情景，三人悲叹不已。

然而悲伤无用，江平要石军、陈元敬带走关小刀，自己趁此掠向司徒昆仑，猛地一剑刺向他心窝，利剑果然刺入，然欲刺第二剑之际，黑青锋斜处杀来，江平不得不回剑自救，复见四处涌来大批人马，迫得他不敢再战，急忙找机会抽身掠退，他只希望那一剑能杀得了司徒昆仑，以替安盈盈报仇便是。

身形一掠，他已蹿失高墙。

大批人马涌来，踩得安盈盈血肉散尽，尸骨无存。

血腥味随风扬起，似乎见得安盈盈魂魄飞扬，含带笑意地随着小刀飞逝而去矣……

第二十二章 灵凤玉佩解奇毒

七绝剑手带着关小刀连夜直往北方掠去。

关小刀伤心欲绝，一路上只字不语。

他没想到，自己一时好玩，为看老妖魔一面，而害得安盈盈牺牲性命，何等叫人心痛啊！

他已后悔未听母亲劝告，只取玉佩，不办任何事情，他更后悔不听安盈盈阻拦，为何偏要去惹老妖魔？就这样，只瞧一眼，即把安盈盈性命给瞧去了，天啊！为何对她那么残酷。

想及安盈盈的美、媚、多情、开朗，正是让人疼入心骨的女人，然而她却常说自己是克死丈夫的不祥女人，谁沾上她，谁准倒楣，可是现在，却被关小刀给克死，他难道是个更不祥之人？

为何如此任性，如此不能忍呢！只要忍住不闹着好玩又怎让心仪女人断送宝贵生命？而且死得连尸骨皆无存？

这可恶的司徒老妖，竟然狠毒到连一女子都不放过？他已不是人，是比禽兽更恶毒的妖魔，安盈盈就这样为他牺牲了，死得根本不值啊！

关小刀欲哭无泪，望着暗夜，总浮现安盈盈带情笑容，那曾经让自己献出初吻的女人，如今却捉摸不着，甚至连她的笑声都感觉到渐渐模糊了。

他自觉是自己杀了心仪女人，血淋淋的梦魇，使他想自绝谢罪……

七绝剑手不断安慰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安盈盈将永生在人们心灵之中。

他们劝小刀进食，小刀仍憨然不知食睡，足足过了一天一夜，仍自发呆。

江平不得不把他点昏，然后灌他一点食物。

就此，让他昏睡着，三人连夜赶路。

直到次日清晨，终于抵达云中山区。三剑手始把他唤醒。

江平则说地头到了。

脸色苍白的关小刀先是一愣，随后泪水滚落下来，终于开口：“多谢相救……”

江平轻叹：“同是沦落人，少侠见外了。”

年已四旬的他，从小即守在门主身边，如今神剑门已散，他心情可想而知，忽又道：“我刺了司徒昆仑一剑，希望能刺死他，替安盈盈报仇。”

关小刀还是感伤一句多谢，泪水又渗：“她死得好惨……”

石军道：“她去的心安理得……”

“是吗？不是我，她怎会……”

小刀疼到心处，又自哽咽。

江平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安盈盈若有灵，也不希望看到你如此。”

陈元敬道：“节哀顺变，我希望司徒昆仑没死，也好亲手再刺死他一百遍。”

关小刀悲怅一笑：“是该节哀顺变……”

勉强抹去泪痕，还是不断念着节哀顺变，瞧瞧山峦，打起精神道：“地头到了？”

江平道：“到了，少侠若还没准备好……”

“走吧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不想让盈姐看扁，哪天把老妖魔脑袋割下便是。”

江平颌首：“希望少侠成功。”于是，三人陪着小刀往山区行去，攀掠

中，小刀不断调适自己心情，他甚至狂命飞掠，把心头一口闷气给宣泄出来，及近帝王古坟，心情已较为好过些。

江平瞧他似乎已没事，始敢引他去见众人。

方近密室入口，阿祖已欢天喜地赶来直问找到玉佩没？但闻及安盈盈已牺牲，霎时坠入愁云，毕竟他不愿意看到有任何人牺牲啊！眼眶为之泛红。

进入密室，众人先是相迎，随又得之不幸消息，全皆感伤不已，尤其门主夫人更是泪流满面，自从嫁进神剑门，安盈盈几乎已成为她唯一知己，没想到却从此天人永别，她能不伤心吗？

还是姬恋红较坚强，轻叹过后，表示以她衣物，盖个衣冠冢，遥天祭拜便是。

阿祖遂和夫人清出她衣物，却发现她只留一件御寒披风，她原是随着姬恋红而来，根本所带东西并不多，众人协商，便把她那包袱全部埋了，里头有她喜爱发饰、胭脂等物为伴，免得让她走得空空荡荡。

衣冠冢设在山明水秀之处，关小刀亲自刻上“安盈盈姐之墓”石碑，其实他心里早把安盈盈当妻子，只是不知她愿不愿意，她老说爱情谈得自由自在，大概不愿受束缚的缘故吧！

墓冢立妥，且以山菜、溪鱼为餐，山泉代酒，众人开始祭拜、凭吊，甚至守坟至黄昏，方始退回住处。

一夜沉默寡言，直到次日清晨，众人情绪方自较为稳定。

姬恋红遂把江平交出的灵凤玉佩仔细端详一阵，知道正品没错，她要小刀一同进入密室，小刀却说没心情，姬恋红只好自行往密室行去，独自密炼玉佩，也好解去众人身上之毒。

胡三爷瞧及小刀仍闷闷不乐，便找他谈话，道：“安盈盈虽然死了，但活着的人总还要过活，你何妨看开些？”

关小刀叹息：“可是她却为我而死，而且死得很惨啊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就像你可愿为你娘牺牲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当然愿意，也愿意为三爷、门主，甚至神剑门所有弟兄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你想，在死的一刹那，你有何感想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只有心甘情愿，甚至觉得光荣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就连尸骨无存也甘心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既然想死，还顾得了那么多？”

胡三爷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安盈盈和你的心完全一样，她当时心情一定充满满足与甘心，甚至为你牺牲感到快乐，至于尸骨无存，她根本不在乎，说不定安然埋在地上被虫咬，她还感到难受呢。这是你替自己制造的自责而已。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可是她真的死得很惨。”

“只要愿意，任何惨状都是活人的印象，安盈盈可希望你记着她的美丽模样，而且不忍看你愁眉苦脸。”

“她该如此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你仍逃脱不开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我为门主牺牲，只希望他能早日回到神剑宫如此而已，安盈盈为你牺牲，大概只希望你好好活着，若另有愿望，该是杀了司徒昆仑，你该打起精神，为她完成心愿，愁眉苦脸，根本无用！”

关小刀被他这么一说，心头开朗不少，尤其那死得凄惨，只是肉体；精

神，却是快乐的解释，终于化开那幕几近于让他疯狂的景象。

他终又想起安盈盈临死期盼式的会心笑容，还说了一句“来生再结缘”，她的确走得心甘情愿啊！

霎时地捕捉安盈盈最后笑容，小刀心情终有幻美回忆，也就自嘲笑了起来：“她的确很可爱……”

胡三爷笑道：“既然可爱，就去爱吧，反正此时再怎么爱，也没人管得着！”

关小刀忽觉秘密泄露，嫩脸稍红：“要是她还活着，三爷不反对我们……”

“若活着，三爷或而会劝上几句，却不会反对，”他笑道：“我只欣赏至性之爱，年龄并不重要，就像我，若有二八姑娘爱我，我不乐死才怪。”

关小刀终于笑了：“我还以为天底下没人会赞同呢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别理他们，我们男子汉大丈夫，敢爱敢恨，谁管得着！起来吧，去告诉你母亲，你要娶安盈盈，保证没人会反对！”

人死了，当然鲜有反对者。

关小刀干笑：“我娘啊……何必吓她呢，这是我们男人之事，不懂者，不要知道的好。”

胡三爷拍他肩头笑道：“好气魄，有勇有谋，这才是真男人，下次如果看到三爷惨死，只要灌口好酒即可，知道吗？”

关小刀悟通什么连连点头：“知道了，不过，我还是不希望看到三爷……”

“那只是比喻！”

胡三爷笑道：“没人会记得关老爷死得多惨，我们只记得关老爷义薄云天，威风凛凛，你要我倒在床上病恹恹叫苦而死，还是一刀两断干净俐落？”

关小刀呃地一声道：“病恹恹好像比较痛苦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我中毒，觉得很痛苦，如果真的不行，一定找司徒昆仑拚命，不过现在有得救，得找更好机会决斗，你能帮你娘，何不去帮忙？”

关小刀一愣，干声道：“我真是愚昧……”干笑道：“多谢三爷开导！”拱手为礼，随即往秘室行去。

临进门，又想到什么，忽而转头，道：“安盈盈咬下司徒昆仑耳朵，算是捞点本回来！”

胡三爷欣笑：“不错，她是女中豪杰，我钦佩她，打从心底佩服！”

关小刀这才满心开朗，进入秘室，准备帮忙母亲解开玉佩之谜。

方进门，姬恋红疑惑问道：“你想通了？”

关小刀干窘道：“想通了，我不该为了安盈盈误了正事。”

姬恋红轻轻一叹：“想通即好，安盈盈的确不错，难怪你会喜欢她……”

关小刀乍惊：“娘您知道我喜欢她？”

姬恋红道：“否则你怎会托她去找娘，而且她也爱你，否则也不会帮你来找我。”

关小刀为之脸红：“孩儿跟她只是……”

姬恋红轻叹道：“人死了，也不必多说，埋在心里便是，娘只想看你日后仍能豁达，安盈盈也向娘说过，希望你永远能快乐，因为你还有许多日子要过，还有许多事情待办。”

关小刀感激颌首：“孩儿知道了。”

姬恋红又道：“你爹把你取名小刀，且年纪轻轻即把你送到神剑门，无

非想让你学得侠义精神。当然身在江湖，难免生离死别，但这都只是次要的了……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孩儿省得。”

姬恋红伸手挽住爱儿肩头，两眼为之含泪，天下父母心，谁又忍于宝贝儿子流浪江湖？但她只是稍泄情绪，随又恢复冷静，淡笑道：“过来，娘教你解玉佩之秘，免得失传。”

把小刀拉至一张石桌前面，它本是石床，但垫高即成石桌，那里摆了不少瓶瓶罐罐，灵凤玉佩则置于白绢布上。

关小刀目光已落于玉佩上，不知其奥妙来自何处。

姬恋红道：“其实，灵凤玉佩之所以能解毒，完全在于那两只彩凤身上。”

关小刀怔道：“彩凤不是藏在透明翡翠里头？怎能拿得出来？”

姬恋红道：“最直接方法是打破它，可是由于它过于珍贵，且无人知道此秘密，所以一般人不敢贸然行事罢了。”

关小刀自知这道理：“的确，打破了可惜，娘现在想用这方法？”

若真如此，他也不必学什么秘招了。

姬恋红笑道：“娘哪粗俗到这种地步，娘自有秘招。”

“喔？”关小刀道：“用细针刺去，挑出灵凤？”

姬恋红道：“要是那么简单，倒是低估灵凤仙子智慧了，你看，这彩凤的嘴，是不是接近最上方那颗夜明珠？好像啄它似的？”

关小刀点头：“我知道，前些日子，江南还有一师傅伪造过

它。”姬恋红笑道：“所以说，只要拿出这颗夜明珠，不就能接触到彩凤了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是有道理，不过这玉佩嵌镶之法特别奇特，它们好似天生结合，根本无隙可寻，老师父镶的，用力挤，还是可以挤出来”

姬恋红道：“这就是技术地方了，其实也是很简单，冷缩热胀之理而已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可是曾有人拿它烤过火，照样得不到效应。”

姬恋红笑道：“他们大概没把玉佩及夜明珠分开，或曾有过，却不知解毒秘密在彩凤，纵使解了，还以为掉落，再把它嵌回而已。”

关小刀点头：“倒是有可能，现在该如何？”

姬恋红道：“且把玉佩架于烛台上，我可没练什么冰魄神功，只有找来深冷冰泉，滴向夜明珠，或许有效，试试看！”

于是她找来破了底的陪葬酒坛，把玉佩置于坛口，然后把烛台置于坛下，燃起火花，让其热气往上烤，她随又找来一坛冰泉水，不断滴向正中那颗夜明珠。

就此，玉佩受此一烧、一冰镇，偶而发出吱吱咯咯声音，似能感觉出其伸缩。

关小刀目不转睛盯着玉佩，在火焰蹿掠烧烤之下那两只灵凤似能翻动，直若浴火凤凰似地翩翩飞翔而出，或许那是火焰晃动之假象，但瞧来的确生动不已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坛冰泉已倒去过半，还好，玉佩刚好罩住坛口，又有点斜，冰泉滴落之后，斜流至石桌上，并未浇熄烛火。

再烤一阵，猝闻叭地轻响，那夜明珠果然掉落下来，砸中烛台，滚落石桌，引得咋咋脆响，颇为悦耳。

关小刀欣喜道：“成啦！”

姬恋红淡声笑道：“倒是费事不少，当年你师公只用冷热两道劲流这么一按，叭地脆响，珠子即跳出，不过土法照样管用即可，咱开始解毒吧！”

说着，伸手抓向玉佩。

关小刀突然叫娘，姬恋红怔道：“有事？”

小刀却见她相安无事抓起玉佩，皱眉道：“玉佩被火烤，不怕像烙铁般发烫啊？”

姬恋红欣然一笑：“此玉佩能吸热，纵使烤久，也只是些许升温，只要一离开火面，温度立降，哪还能烫人？不碍事啦！”

说完将玉佩背面置于绢布上拭去些许烟灰，玉佩随即洁亮如初。

关小刀道：“怎么解毒？”

姬恋红道：“很简单，把手指伸出来。”

不等小刀回答，她伸手抓向小刀手指，拿出银针，刺了两针，鲜血涌出，姬恋红随即把玉佩套在他手指上，夜明珠如桂圆，正好合着手指尺寸，关小刀有若戴了大戒指，不禁想笑。

姬恋红道：“别笑岔气，开始运功，让血液流转，彩凤自能吸毒解毒。”

关小刀闻言，不敢再耍，立即坐下，开始运功，不久，只觉手指传来淡淡凉意，顺着经脉，传向胸口，渐渐裹向那股闷热，那似乎喝了凉冰水之感觉，霎时舒畅地罩住热毒，并快速化解殆尽。

不至半刻钟，关小刀已身心舒畅，再无不快之感，不禁张眼笑道：“成了，热毒已去，成啦！”

姬恋红惊道：“这么快？”

想想便点头：“是了，灵凤仙子为对抗阴魔女，当然要找些快速解毒之法，否则毒未解完，说不定已遭杀害呢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可以取下玉佩了吧？”

准备收功，到外面报好消息。

姬恋红道：“多等等，让灵药渗入你体内更多些，我好收集，待会儿再送入大家身上，一次解毒，免得浪费时间。”

关小刀哦了一声，倒不急着想把玉佩取下，让其凉劲再入体内，他好奇地瞧向玉佩那两只彩凤，忽见一只较淡，一只却变成较浓，怔诧道：“娘，彩凤变了。”

姬恋红立即凑来瞧瞧，果真有异，心念一闪，道：“可能此两只彩凤各有功能，一为解毒，一为吸毒，如此解吸相映，自能生生不息。”

不由觉得，灵凤仙子的确是绝世才女，竟能弄出如此神奥的解毒东西。

那灵凤渐淡处，忽见淡淡斑点，似是羽毛上的坠花，然而，在小刀好奇注视之下，竟然发现那是字迹，怔诧再瞧，念道：“阴灵阳凤……”

姬恋红乍闻，亦觉有异，凑了过来，凝眼再瞧，惊声道：“是灵凤、阴阳，左灵凤，右阴阳，你念反了！”

关小刀为之干笑：“我在这边看，当然反啦，好像还有字……”姬恋红仔细再瞧，喃喃念道：“灵凤山，阴阳天……今生无……”关小刀道：“无‘毒’吧？今生无毒，也就是能解天下毒之意。”

姬恋红道：“看似‘毒’字，但娘总觉得它该是‘悔’字，今生无悔念起来较顺口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或许她临时后悔，才把‘悔’字改成‘毒’字，看起来都

差不多嘛。”

姬恋红道：“整句会是何含意？”

关小刀眼睛一亮：“莫非灵凤仙子留了绝世武功，只要找到灵凤山，阴阳天，自能今生无毒无悔！”

姬恋红道：“或许有可能，可是天下根本没有灵凤山啊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当然是她自己发明的，谜语要是好猜，天下就没有天才了。”

姬恋红仍是想不透，但见彩凤似乎静止未再变化，她始说道：“有空慢慢猜，该收拾啦！”

她遂把彩凤从小刀手指上拿出，然而再拿利刀，割其手指，并挤血液，关小刀却不觉疼痛，老想着暗语是何意思？左手随又抓起彩凤，想瞧得更清楚，岂知彩凤离手之后，那较浓之彩凤似又把红色素吐向较淡彩凤，但见渲染流渗，较淡彩凤渐渐又红润起来，终把浮现字迹再掩去。

关小刀急道：“糟了，字迹不见，娘，再吸一次！”

姬恋红瞄眼：“吸什么？再吸也是那几字，何况你已无毒可吸，自己是慢想吧！”

关小刀为之干笑：“说的也是，字就是字，看久了总不会把‘毒’字变成‘悔’字吧！”

姬恋红未再理他，但见血液已半碗之多，该够用，遂替儿子止血，并要他服下灵药，始放开他，另自调配解药。

关小刀仍未动，想着秘语，愣头愣脑喃喃念个不停。

姬恋红不禁瞄眼：“越想越迷糊，这种东西，得灵机一点通，只要灵感一来，立即能悟通，死想无用。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倒是有理……我找他们帮忙想去。”

姬恋红立即制止，道：“不是咱自私，而是此秘语若关系武功绝学，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，不是怕他们私心独吞，而是怕他们不小心泄了口风，若传到司徒昆仑那里，必定又引来一场杀戮，尤其让司徒昆仑得到此秘密或功夫的话，当然这包括治他毒功的方法，天下岂能安宁，你可以偷偷告诉谁，却得尽量少让人知道的好。”

关小刀恍然道：“有理，我倒差点犯下大错，该打，娘，该不该告诉门主、夫人？这本是他们之物。”

姬恋红道：“物有灵，会找有缘人，夫人具的是物缘，所以她能保存如此之久，你具的是灵缘，所以能看到字迹，这并不相干。本来，你倒可以告诉他们，但此时看来，门主个性无争，似乎对武功没兴趣，夫人更不必说，几乎无缚鸡之力，若告诉他们，说不定反而害了他们。你只要光明磊落，本着一切为神剑门着想，自该知道何时该说，何时不该说。”关小刀点头：“现在似乎不该说……等悟出真意再说不迟。”姬恋红拍拍他肩头，道：“把玉佩恢复原状吧！”

关小刀颌首，遂如法炮制，将玉佩置于烛火烤去，并把夜明珠丢入冰泉镇住，待玉佩发出咯咯脆响后，始把夜明珠塞回原处，叭然一响，恢复得天衣无缝。此时姬恋红亦把解药配妥，母子俩双双走出秘室，姬恋红把解药分给门主及胡三爷、七绝剑手服用，他们立即盘坐运功以祛毒。

关小刀想想，拿着玉佩找向夫人，敬欲交还。

夫人却说道：“你留着吧，只有你们能用它解毒……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解毒方法很简单，用火烤玉佩，用冰水镇夜明珠，把它